

歐洲 Europe Европа Europa

文／社學四 洪定心

在未到過歐洲以前，我對歐洲的想像僅限於消費文化與媒體塑造的刻板印象中，南歐的熱情與慵懶、西歐法國的浪漫、中歐德國的嚴謹、東歐的混亂與蕭條，還有對其它地域較小如荷蘭、比利時、奧地利、瑞士等國家的認識不過是大麻、紅燈區、啤酒、巧克力、高山雪景這種片面的擷取。今年到歐洲的計畫，是以波蘭做為基地，加上巴賽隆那、羅馬、巴黎的自助旅行，想藉著親自走訪歐洲，以我的觀點詮釋歐洲的面貌。

§「你好！」

我的「基地」— Wrocław是位於波蘭西南的主要城市，她曾經屬於波希米亞、奧地利、波斯還有最重要且影響最深的一德國。有人稱她為波蘭最美麗的城市；座落於Odra (Oder)河邊，沒有Warszawa來得現代化、沒有Kraków來得熱鬧，有著她獨特的低調與沈靜，城中心免於二戰摧殘的古老建築，更為她增添古老的神祕感。我有幸在Wrocław認識來自世界各地總共十一國的朋友，他們各自說著七種不同的語言，但都因為工作而聚集在這個不大不小的城市中。各國初次見面的禮儀，對女生而言都是以親吻右先左後臉頰各一次為主，有些地方像是波蘭或是南法則是三次，義大利則特別的是先親左邊的臉頰。『那麼台灣人呢？你們都是怎麼打招呼的？』友人這麼問道。我想想，現在的年輕人似乎對於基本的「握手禮」的實行是少之又少，多以點頭招手的方式替代，不僅在外人甚至是一些老一輩的人看來不免是失禮。是現今這一代缺乏禮教嗎？在入社會面對必要的社交場合之前，對「握手禮」大都以「不好意思」為由避之唯恐不及，更有說法是為應酬而握手反而顯得虛情假意。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以握手來向對方表示『我沒有繫帶武器』，象徵雙方的和平與友誼，如同敬酒時互碰酒杯，讓一方杯中的酒濺入另一方的杯中，這樣就算酒中被下毒，也會是兩個人同時遭殃。各國的禮節，都有其後歷史與文化的因素，至於後代的傳衍會使之有何變化或扭曲或許不可考，但是國際禮儀的存在，就是在於避免異國文化互動時會產生的尷尬或是誤會場面，臺灣在這方面的教育，應該能再加以宣導。

面對外國朋友，我都以Veronica自稱。有一天，意想不到的，友人問我Veronica的中文怎麼說，而其他人也好奇的湊過來聽。我解釋道，我的中文名字跟Veronica一點關係也沒有；他們聽起來不像、看起來不像，就連意義也不一樣。多數的台灣人在開始學英文後都會有一個英文名字，是可以自己取的，而且以後不喜歡還可以改。所有的人聽到這點都很震驚。我還說，但我的不太一樣，因為我有個菲律賓身分，所以我的英文名字也是我的「學

名」，是不可以改的。這時，來自白俄羅斯的朋友問『那你的父母為什麼會想要給你兩個名字呢？因為既然你在菲律賓一樣是中國人，為什麼不用中文名字就好了呢？』這可把我問倒。

我上網搜尋了一下，發現大家取英文名字的原因不外乎如下：

1. 中文名字沒辦法正確地用英文發音，另取洋化的英文名是方便外國人稱呼
2. 用英文名字和同事彼此稱呼，免去了頭銜，感覺比較親切
3. 跟上潮流，比較有國際觀
4. 只是當成綽號或暱稱，圖個方便而已
5. 可以避免本名外漏，保護個人隱私
6. 方便登錄網站帳號
7. 英文老師要求的，英文名字甚至也是老師取的

《偽基百科》上針對台灣人和大陸人取英文名字有很獨特有趣的見解，我就不多加細述。

記得去年在紐約時，美國朋友似乎都不會對這一點有所質疑，畢竟那裡的華人這麼多而且幾乎所有的亞洲移民都會有個英文名字。歐洲或許本身就包含了很多不同文化語言符號，所以他們很習慣記憶自己所不熟悉的符號系統吧。只接觸過拉丁語系的我在剛開始認識波蘭朋友的時候，最困難的就是要記得他們的名字，畢竟發音的方法對我而言是很陌生的。

§ 看不了電視

打開波蘭的電視，每一台都是波蘭文，就連美國電影和電視節目都是波蘭配音。不僅是波蘭配音，而且聽起來都像是同一個人的聲音，一個配音員同時幫各個角色配音，不論男女老少，而且是不帶任何情緒，平鋪直敘的配音方法。背後的原音還很大聲，為的是讓原本的音效，例如打鬥場面等等，能被聽到。幸好在電影院裡除了卡通，其他都是原聲配上波蘭文字幕。據我所知，法國和西班牙也有同樣的情形，他們甚至連電影院放映的都是配音版，不過還好比較講究的，他們有不同的配音員來搭配不同的角色，而且會帶有感情。想要看原聲版的電影要到特別的電影院才行，而且還不好找。西班牙的朋友說，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普遍英文程度不佳，因為根本就沒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英文。

§ 台灣人都是大近視？！

我讚美一個波蘭朋友的頭髮又多又捲，她得意的跟我說這是遺傳自她的母親，同時和我抱怨她母親給了她一雙生病的眼鏡。我想：『生病的眼睛？是弱視嗎？』她說是越來越深的近視，我和她說明近視本來就有可能漸漸加深，是很正常的現象。『那你現在近視幾度？』我想她有可能近視一千多度就比一般人嚴重許多，沒想到她居然才三百五十度！跟我一樣阿！這話題直到我離開前的一次聚餐才又被帶開來。不知怎麼的，桌子那一頭的人開始玩起那度數和我一樣深的朋友的眼鏡，有一個女生戴上後說『God! You're blind!』很誇張的形容度數深到什麼都看不到了。我才瞭解到，台灣人近視這麼普遍而且平均度數這麼深可不是一

個正常的現象。一個學過中文的朋友不是開玩笑而是認真的導出這樣的因果關係：中國字那麼複雜，有很多細微的筆畫，台灣人一定是為了要費力看清楚字才近視那麼嚴重。有這樣的推論真是太有趣了，不過我向他解釋我們看字是像看圖片一樣，刷刷刷的就看過去了不須費太多力氣。

就此，我又上網查了查，發現原來台灣人的近視率是世界第一高！台灣人不但十個中有九個近視，而且，近視人口裡面更有將近三成是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視，比例為歐美國家的10幾倍。國家科學委員會針對全台一百四十對雙胞胎進行研究發現，六百度以上的高度近視眼，遺傳因素占了四分之一。低度近視者，則主要受環境因素影響。相同的雙胞胎研究，在歐美、非洲等地做出的遺傳相關性高達九成以上，但在日本、韓國及台灣，卻都只有二成五左右。學者指出，這就凸顯出東方人及西方人在近距離用眼習慣上的大不同。課業壓力大，台灣小朋友的讀書時間，普遍要較國外長，如果再加每天盯著電視、上網或打電動的時間，近距離用眼的時數往往長得嚇人，才會導致環境因素高於遺傳因素的結果。

§ 開飯囉！

十二點吃中飯，六點吃晚餐的法則不是在各國都是用的，對中飯、晚飯的詮釋也可能不同？！早已聽聞，西班牙人的作息很特別：他們在下午兩點吃中飯，飯後是兩個小時的siesta（午休），在晚上八點左右開始餐前的tapas（小菜）然後再食用正餐。這樣的生活作息讓巴塞隆那成為一個不夜城。還記得在巴塞隆那和朋友相約晚餐，預約訂位時間是十點！我說，在我們的觀念，晚上這麼晚吃東西不僅對身體不好而且還容易胖。他們居然說『可是我們晚上十二點才睡覺』（嗯，在歐美人的觀念裡十二點的確是很晚）『要是我們也六七點就吃飯，到了睡前一定會餓，就不免要吃些零嘴這樣不是更容易胖嗎？』也對，或許台灣人也該將作息時間調成西班牙人那樣，就不用再多吃一餐宵夜增加熱量了。

在Wroclaw由於大家六七點下班，要約吃飯前還要回家梳洗一番，所以習慣性的在八點左右吃飯，第一次有波蘭朋友的加入，她很不習慣。後來她才告訴我，在波蘭，人們下午兩點左右就吃晚餐了！『晚餐？！那你們晚上就不吃“晚餐”了嘛？』我非常驚訝。『對啊，我們只會吃點supper。』原來，波蘭人對晚餐的看法就是很豐富的大餐，他們通常在一天當中食用，而原意其實也是晚餐的supper被大多數波蘭人定義為晚上餓的時候為填飽肚子的食物，不那麼正式，可以是三明治或者是昨天的剩菜，而下午兩點的用餐時間是由於波蘭的勞動形態所致。剛面臨轉型的波蘭多數的勞動者是在工廠工作，他們早上六七點就上班直到下午兩三點，所以多數人選擇中午不休息，等到下班後回家再吃。

在巴黎，我們為找不到地方吃飯而苦。不像在羅馬，為迎合眾多的觀光客，大多餐廳中午沒有休息時間而且晚上也很晚打烊。巴黎人或許有他們的堅持，兩點以後到五點半之間餐廳都休息了，在我們走馬看花一整個上午筋疲力盡之後沒得吃，最後才找到一間中國餐廳，讓我倆不停讚歎中國菜的美好，又便宜又好吃。晚上八點半以後餐廳也都打烊，營業的只剩酒館和咖啡廳。第一天過後，我們警覺要不時注意時間，就算肚子不餓也要趕在餐廳都休息打烊前用餐。

§ 顛簸、顛「波」

為迎接2012年歐洲盃足球賽的來臨，波蘭正進行全國性的大改造，道路拓寬、新建高速公路、翻修各主要車站，想要以全新的面孔面對來自世界各地的觀賽者。波蘭人自嘲，以現在這樣竣工的速度根本就趕不上明年的賽期。他們有一個笑話，是這麼說的『凡是平整的石子路，都是當時德國人鋪的；凡是殘破的石子路，都是後來被波蘭人踩過的。』老實說，我對波蘭人鋪路的功力實在是不敢恭維，新的那層柏油，就像拿湯匙挖了一球冰淇淋再奮力的往地上一拋便成了。另外，德國人也有個笑話說『當你自德國向東跨越邊界時，不需要用看的，你會感覺你到了波蘭。』嘲諷波蘭高速公路的顛簸。沒想到，這笑話所說不假，我就親身經歷了從柏林進入波蘭那約有十公里的『隆隆隆隆隆……』，但讓我覺得奇怪的是，往德國方向的路段好好的，怎麼反而是用來歡迎他國入境的路段有如此『隆重』的歡迎？波蘭人說他們是很愛抱怨的民族，因為可以抱怨的事情實在太多了！尤其是對於國家的基礎建設。想想，其實波蘭在前不久才脫離共產主義，現在的人民受其「餘波」或說現行的社會主義所苦，光是大眾交通運輸，因為是國家所有又加上經費不足就常搞得人民一個頭兩個大；火車可以誤點兩個小時，巴士站過了八點便無人管理，沒有地方躲風雨等車，也無處問巴士的營運狀況。

還有人提到，波蘭民生用品的品質都比德國差。資本主義當然錙銖必較，一分錢一分貨，物價相較於德國低的波蘭，似乎理所當然得被配得較劣質的商品。波蘭朋友像電視廣告般生動的以洗衣粉做為例子：同一廠牌的洗衣粉，拿分別在波蘭和在德國販售的比較看看，波蘭的洗衣粉洗不乾淨的，用德國的洗衣粉一洗一乾淨溜溜！

波蘭人說他們的抗壓性很高，歷史上經過好幾次戰爭，也曾面臨被瓜分的局面，使他們成為堅強的民族。但也或許曾經的高壓統治，讓波蘭人對與很多不滿都默默的承受，他們或許不會群起抗爭，但至少他們都相信有一天局面會更好。

§ 各國的治安

臺灣，大概是我認為除了日本之外最安全的國家，也是最方便的！連曾經住過臺灣的外國人都這麼說。半夜走在路上可以不用膽顫心驚怕被搶劫，到人多的地方也不用怕被抓，到處都有監視錄影機；什麼時候都可以找到吃的，到哪裡都可以輕易找到廁所，而且還免費！

在巴賽隆那，扒手是以集體合作的方式進行，首先會有一個人在充滿觀光客的街道上擺起攤子，以一些把戲吸引來人的注意，並在這些人專注在與擺攤人的互動時，由其他同夥進行扒竊。在巴黎，常會看到三四個人一群的小孩向坐在戶外用餐的人乞食，或是在地鐵扒竊，因為在法直到十歲左右，未成年人不能領受任何刑罰，他對自己的行為不負刑事責任，對他只能採取保護、幫助、監管和教育措施。十至十三歲的未成年人可以成為教育懲罰的對象（例如沒收某件物品）。如果他不遵守懲罰，則可被寄放在專門為未成年人開設的教養所或教養中心。不管在這些國家的犯罪年齡層如何，我所注意到最重要的一點便是他們都是移民。在歐洲（尤其是西南歐）的人口組成大多是移民，移民遷移至歐洲的主要動機是尋求

更加安定、幸福的生活，他們很多來自就業機會較少、工資較低的地區，比如義大利的移民主要來自摩洛哥、阿爾巴尼亞等國，土耳其人、阿拉伯人和印尼人分別是德國、法國和荷蘭的最大移民群體，普通勞工主要來自東亞、東南亞、西非等地。外來移民的湧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了歐洲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彌補了歐洲國家的勞動力緊缺，他們在不同的領域為歐洲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技術進步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但是近年來由於經濟的衰退，越演越劣的便是移民所造成的社會影響；部份人認為，移民奪取了他們的就業機會和社會福利，並造成社會治安等問題。我認為就業的影響可能不是那麼嚴重，更迫切急需改善的是位於社會下層，不論是被受壓迫或是出於自願的不事生產的移民。他們為了生存可能偷拐搶騙樣樣來，或是以非法的方式從事勞動，這些狀況的頻繁與普遍程度連政府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近年來鼓勵生育的政策，因為補助金過低，非但沒有促進國民的生育率，反而造成下層階級以生小孩來賺錢，靠補助金過活，領完了再生，更不用說這些小孩的教育與後續發展問題，社會問題於是擴大。

在波蘭，或許是因為經濟較不繁榮，移民問題相較其他已開發國家是少之又少，但是卻有很多我們所謂的Hooligan。這個字本來是用來指稱激進的球迷，後來廣泛被用來形容因為酒精或毒品使用，進而從事侵略性、暴力與破壞性行為的人，有些類似我們所謂的流氓或小混混。在我住的地方樓下，就常有這樣的年輕人聚集，他們會把你擋下來然後跟你要一些錢買酒或時其他成癮物質。我也有朋友遭遇持刀搶劫，過程分驚險。他們尤其喜歡以外國人為對象，加上我是當地很少見的亞洲人，在初到波蘭的兩三個禮拜我都非常沒有安全感。有一位波蘭朋友告訴我，在五年以前，治安沒有這麼差，他認為波蘭加入歐盟是導致治安變差的主因。因為歐盟帶入了資金，現在很多的父母都以工作賺錢為主，對小孩便缺乏了照護與監督。另一位波蘭友人則提出不同的意見，他認為問題青年的增加是由於教育水準的下降，加上對體罰的禁止，讓新的這一代比較沒有嚴格紀律的約束。我想他們兩個人所說的都有其道理，甚至連臺灣都可以適用。翻開臺灣近年來的報紙，社會新聞是越來越多且越來越駭人聽聞，是否能歸究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教育改革呢？

§ 向「前」看齊

接觸一群二十出頭不到三十歲的，可以說是同一代的年輕人，我察覺到，與臺灣同一代的年輕人，他們更加成熟、沈穩、有主見。這或許與他們所接觸的到環境和教育方式的不同有關。在歐洲，大多數人都有到其他國家當交換學生的經驗，而且不止一次；很多學校都會規定學生要到組織實習過才能畢業。不僅豐富經驗，也能及早培養獨立的能力。或許自小被動式的學習，使得我們對自發性學習感到生疏，好不容易被賦予了機會，卻不知道從何開始。父母、老師的權威，也讓我們吞下捍衛自我主張的發言，同時也失去了反思、質疑批判的能力。太多人都依者父母的期望成長，走在已鋪好的人生道路上，卻不知道自己無限的能力能開創新的道路，尋找新的目標。這些或許聽起來都是陳腔濫調，但是不反覆提醒自己，又怎麼能夠改變？

§ 歸巢

回到臺灣，剛出機場，人聲喧囂、交通雍塞、空氣混濁、氣候潮濕；服務人員的親切，便捷的大眾運輸，隨手可得的美食，我，回到家了！過了近三個月，生活剛切回軌道有些不習慣：搭乘公車捷運時不時以手護著包包，出門在外小心翼翼的習慣不改，滿心歡喜的到飲料店去，忘了可調冰塊甜度的貼心服務。真的是「總是要離開家，才會知道家的溫暖。」

這次的歐洲之旅，所學到、看到的或許不能全都付諸文字，但在我心中全都價值不菲。再回頭看我所造訪的城市的景色：

Wrocław的美中帶點悲傷與哀愁／為慶祝European Culture Congress開始的一連串煙火秀與表演歷歷在目，這是一個無時無刻都有文化活動的城市。Tour de Pologne的車隊在經過Kraków時的壯觀／充滿學生、觀光客與酒吧的市中心／城外古老的鹽礦曾經使之繁榮一時／在更南方不遠處Auschwitz與Birkenau集中營的景象與故事難以忘卻。Warszawa的現代與遼闊使她顯得孤獨與格格不入。

巴賽隆那的熱情與活力／依山傍水／充滿色彩／高第之作如化龍點睛般為她注入生命／夜晚的美讓男女老少皆流連。

羅馬的古老、隨性與慵懶／圍繞梵蒂岡城牆的長龍隊／難忘民宿老奶奶的熱心和她準備的大餐，還有幫國中生兒子剪腳指甲的義大利「Mama」／羅馬人與其他義大利人的對比或許就如我們諷刺台北人一般。

巴黎的低調沈穩／法國人的有禮貌與紳士／八月底入秋的寒冷／如鑽石般閃爍的愛菲爾鐵塔／數不盡的公園綠地和法國麵包。

“He who never leaves his country is full of prejudices.”

--Carlo Goldoni, Italian playwright.